

許復冬著

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

海潮出版社印行

許復參著

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

海潮出版社印行

以這本書紀念過着

農奴生活的李舜英

封面由麥語詩先生設計

謹此

銘謝

梁寒操先生序

許君復琴，近寫「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一書，於出版之先，遠道郵示而屬爲之序。余素知許君固性耽文藝者，於吾國數千年文藝源流，頗極寢饋之勞；而今獨注意于吾粵之民間文學，亦可謂能隻眼獨具者矣！吾昔曾論詩，有句曰：「情只抒難已，詞非飾便工」。又曰：「自寫吾情羞矯飾，厭摹古語作艱深」。「宇宙彌論是一情，情能無僞筆能橫」。「荒唐儘讓旁人笑，掉臂從容大道行」。首闡此旨。良以文藝之源，原起于人生情之所不能自己。故勞人思婦之歌，其動人心弦，蓋歷千萬載而猶未已，此無他，以情性本，爲舍生之倫所同具，凡詩歌之出乎真情至性者，則必能有永久起人共鳴之力，此爲自然感應，無可變易者。至於衍爲文學，則必須由此自然之心聲，成爲美好之節奏，而後其價值乃逾高，而始成爲文藝中之瑰寶焉。

人文進化愈長，而文藝理論與技巧之發明，遂日臻邃密，於是乃蔚成今日五色繽紛之民族文學，此自然進化必然之道也。惟人類之病態蓋恒不免於顧此而失彼，逐末而舍本。其於文藝一道，雖研究日益精微，而作品乃轉見蕪雜；欲求其能與古代遺留

之名著，比肩抗手者，竟寥寥無幾。其故又何耶？則以今日人類生活，已非復能如古代之淳樸自然。文藝根源於有枯塞之感，縱理論技巧，遠邁古人，已不易產生真摯動人之作品矣。以是研究文學之士，乃不得不又轉注其目光於古代偉人與近代民間之文學，而思能有所發見，以促成文藝之復興。許君之用意，蓋在乎此也。

吾粵地居南海之濱，千年以前，固中原人士所視為蠻荒者。自經宋爲元亡明爲清亡之兩次悲劇，中原人士，始大量隨戰亂南奔，而粵中人口始漸繁殖。於是中原文化挾與俱來，文化學術，乃始能漸與中原人士頡頏，卽民間文學，亦於此六百年間隨時代環境之變遷，而不斷產生膾炙人口之佳構。百年前粵謳南音之作，且恒出於騷雅之手。付之歌者，度爲曼聲，有足使傾城士女，蕩氣迴腸而不能自己者，其影響民間，至今未艾。他如客人之山歌，蛋民之鹹水歌，文人雅士，或鄙其粗俚，然其聲出於男女自然之真情，亦文藝中之良金璞玉，未可視爲無一顧之值也。許君此書，成於倉卒之間，復以流亡海隅，典籍零落，搜羅未廣，誠有待於續爲補充。然能先爲發凡，以引起文藝界人士之注目，其事固甚美也。感於許君屬序之雅意，遂率書數言以質之。

自序

文學革命以後，在廣東，藝術界名流的李金髮先生，曾從事於山歌的搜集，公開的推薦民間歌謠；在新文藝的領域裏，對廣東的民間文學，提出了作初步的研究，顯示了廣東文化有新的活躍。其時，正當北伐進展的高潮，一種新的氣氛瀰漫了全國，全國各地把新文藝的推進，成爲一項時尚的運動；不少新文藝的工作者，喊出了「去研究民間文學」的口號，却是相當的响亮，廣東也不例外。

可是，這種深入民間去搜集的研究工作，正在開展中却給新的形勢所影響；那是「九·一八」事件的爆發，使中國文藝的路線走上了救亡的大道，爲了捍衛民族而奮鬥。

所以，自從李金髮先生倡導研究廣東民間文學以後，後起之人，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成了曇花一現。

自抗戰勝利以後，國家過着苦難的歲月。將十年了，自由的文化人爲了爭取全民

的自由去工作，沒有自由的文化人被新獨裁的統治者去奴役，大家都沒有空閒去理會民間文學的興衰。

廣東，淪入鐵幕，瞬又九年，我耽心極權的統治者會對原有的廣東民間文學加上了一頂罪罰的帽子，說它是封建殘餘的遺物，或者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的玩意，加以無情的催毀。

廣東的民間文學如果受了扼殺，使很多的有價的民間歌謠慘遭消滅，那真是可惜。

在海外，傳流出去的廣東歌謠，也因時代的變遷，使它在海外的生命，漸趨暗淡。

筆者想世人知道廣東原有民間歌謠的真面目，也想世人珍視廣東原有歌謠的價值；在它生命奄奄一息的當兒，爲了廣東文化，盡一點挽救的責任。在艱難的世紀，大家都沒有閒情去研究民間文學的今日，却又提出了研究廣東民間的文學。

筆者提出了研究廣東的民間文學，毫不敢以復興廣東的民間文學爲自許；但希望廣東民間文學在被催殘下有新的生機，使能延續它有價的生命。爲了這個意義，筆者

才大胆的去做這項給人認爲不急之務，給人久已漠視，枯燥而單調的工作。

遺憾的，我的研究不能深入廣東的民間，這是由於鐵幕的低垂，只能在海外作概括的探討；這是無可諱言：搜羅是那末的貧乏，研究是那末的膚淺。這一點，想僑居在海外的自由文化人，當會體諒我的困難。

幸而，各方友好却給我無限的鼓勵，先進梁寒操先生又給我詳切的指導，增加了我的勇氣，加深了我的認識，使這本小冊子，才能與世人見面。在這裏，我謹向梁寒操先生及愛護我的友好，致以萬二分的感謝！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雙星節許復琴寫於香江

廣東民間文學的研究目錄

一	民歌是民間文學的瑰寶	一
二	接受中原文化後的廣東民間文學	四
三	廣東民間文學最先萌芽的種籽	八
四	最有價值的廣東民間文學	二二
五	搜集山歌的黃遵憲先生	三六
六	傳誦民間的花箋木魚歌	四一
七	兩個南音的名作家	五三
八	招子庸與珠江粵謳	六〇
九	現階段山歌和鹹水歌的生命	六五
十	現階段木魚歌 · 南音 · 粵謳的生命	六九
十一	結論	七三

一 民歌是民間文學的瑰寶

談文學就要談歌，因為歌是文學的第一粒種籽；不論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國家的文化，在藝術的領域裏，首先萌芽的便是歌。如部落時代的祭神歌，情歌，圍火晚宴歌，戰勝祝捷歌等，都是原始的文學。不過在我們中國，周朝以前文字還未普遍運用，歌只在民間流行，沒有把它作分類的記載。周朝的建立，更把封建制度具體的建立，文字漸成士大夫的專用品；而士大夫階層只注重像詩經裏的雅和頌之類的詩歌。對民間的歌謠，一向是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對來自民間的國風，也左刪右改，務求適合官式的文字，把民歌的真面目，抹上了一層人工的脂粉，使後世人看不到它的本質。至於周代以前更不須說了，到現在，我們只能看到一首民歌，那就是唐堯時的擊壤歌：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首擊壤歌算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後的第一首民間歌謠；但的確是唐堯時代的作品，抑是後人的假託？或是真的屬唐堯時代的作品，而經後人的修飾？那是還待考證。但我們從「而息」，「而作」，「何有哉」？這些修辭等來判斷，不難確定它不是純粹的民歌，整篇都是濃厚的官式化，還不是後人的假託嗎？連一首擊壤歌都成問題，其他的民間文學還能夠流傳嗎？所以，在今天我們總難以找得三代以前的民間文學的片鱗隻爪，這是中國文學的大損失，也是中國文化的大損失！！

在文學立場而言，民歌是純文藝，有真的歡呼，有真的吶喊，有真的狂笑，有真的熱淚；充滿真摯的，自然的，深厚的人情味。由於其真摯的，自然的，深厚的本質，所以能够成爲民間文學的瑰寶，歷久不朽。官式文學在封建的時代，其地位可能傲視一切；但經時代的考驗，不少官式文學已是湮滅無遺，但民歌却能依然在廣大的民間歌唱。在今天，不少文化工作者從事於民歌的搜羅，尤其致力於古代民間文學的發掘，在敦煌，在殷墟，有不少人在這裏爲民間文學而流汗。因爲，天籟的民間文學，當非人籟文學所能比擬，民間文學自有其永垂千古的價值。

現在，還有一部份人固執的批評，謂民間文學爲「俗不可耐」；尤其抨擊民歌全是「下里巴人」的胡調，其實這是戴上有色眼鏡的人的廢話。詩經上的「君子于役」，就是一首很好的民歌，但一經采官入詩，孔子刪訂，他們便奉之爲經，不敢說一句不是；這是患了迷古病，只盲目的瞎讚瞎捧。絕不肯客觀的研究民歌在文學的價值。假使現在仍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孔子，六十年代的采官，儘量的採錄，有系統的整理；那末今日所謂「下里巴人」的胡調，便成爲明日的「歌經」。可惜的，只有愛好的，領畧的，保護民間文學的文藝工作者，來作孤軍奮鬥，而致民歌未能雄視文壇，這也是中國文學的損失，中國文化的大損失！

我不是說：民間文學只有民歌最突出，但我總覺得民間歌唱的東西，才是天真純樸的作品，沒有一點虛偽的成份。在詞句裏，充滿真的歡呼，真的吶喊，真的狂笑，真的熱淚，這種天籟的文學，難道我們不值得欣賞嗎？

儘管許多文學形式成了過去，但民間文學依然還沒有沒落。所以，雖然在接受歐風美雨最先的廣東，爲了保衛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文化，爲了發皇中國的文學，我們應該努力於研究我們廣東的民歌，推薦我們的廣東民間文學。

二 接受中原文化後的廣東民間文學

中國文化的策源地是黃河流域，所以，黃河流域的南北岸，是中國文學早期的溫床。到了春秋初期——公元前七二二年以後，荊蠻開始接受中原文化，但不到三百年的時間，楚國便有璀璨的文學的成品——楚辭。聰明的屈原，他却把楚語楚聲的「兮」字，寫入文章的裏面。但後人却有推翻屈原的傳說，認為屈原是一個假設的人物，如胡適先生說：「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胡適文存二集卷一）。照這一派學者的見解，在楚辭中有二十五篇被指為是屈原的作品，便是有若干個佚名作家所執筆，絕不是全屬一個人所攝作。有人甚至指九歌便是湘江民族的民歌，和屈原是沒有什麼關係。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這六篇是民間的情歌。如雲中君，國殤，東君，東皇太一，禮魂這五篇是民間的祭歌。而情歌的文辭，却很是綺艷纖麗，茲節錄湘君如左：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

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曷何爲木上，沅有芷兮禮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五篇祭歌中，東皇，太一是迎神之曲，禮魂是送神之曲。但這種祭歌也是經後人的竄改，像雅、頌一樣，爲有容止的文字，也有點官式化的氣氛。

秦、漢兩世，中華民族的力量開始伸展到嶺南，中原文化才播及於珠江流域，但廣東一向是被北方人視爲蠻烟瘴雨的窮荒，文化工作者和知識份子，總是不願到這個「生還者，十無一人」的嶺海。所以，到了七世紀的唐德宗的時代，李德裕被貶崖州，就在崖州的石壁上，鐫上「鬼門關」三個字；由此可知。北方人是怎樣的視廣東爲畏途。因之，珠江流域接受中原文化的進度，是比較長江南岸的湘贛來得緩慢，直到六世紀才產生了第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張九齡。到了明朝以後，廣東的文化才得蓬蓬勃勃，這大概是基因於蒙古民族壓逼漢族南移的結果吧！

廣東的文化到了明朝以後才蓬蓬勃勃，換言之：廣東文學的藝圃，也是到了明朝才普遍的壯茁。但我可斷言，廣東民間文學早已像春之花，開滿了雲山珠海，越王佗統治廣東的時代，原來的珠江民族，也有不少民間的情歌，祭歌。到了宋朝以後，從北方被逼南遷的客籍人，便把山歌傳了過來。而當地的蛋民，也創造了鹹水歌。可惜

的，廣東的知識份子，歷元、明的兩朝，不是埋頭做芸窗翰墨的工夫，準備參加科學的考試，便是皓首窮經，來死鑽理學的圈子。沒有人肯整理民間文學，也沒有人願意推揚民間文學，認為民間文學只是低級人物的消閒品，讓民間的低級人物自己創造自己的歌唱。所以，時間雖是已歷千多年，民間文學的作品雖然像恒河沙數，因為沒有廣東的采官，也沒有廣東的屈原，替廣東民間文學擷英播種。只任它作無聲的湮滅。却不能像湘江民間文學，變了形式，成了楚辭，就永垂不朽。

到了清朝，廣東民間文學才露曙光，這是基於人爲的因素，因為一部份有民族思想的廣東知識份子，不甘替滿洲人做事，以不做官，不考試，來作沉默的反抗。寧願以文章自娛，以消磨他們悠悠的歲月。他們於吟風弄月的餘閒，也作些遊戲文章來玩玩；或者將他們的孤憤，寄情在歌謠裏面。這一來，便和民間文學結了不解緣。也有些士大夫階層的人物，亦寫些他們眼中所謂「浪墨」來作消閒，像招子庸，宋湘，還有一個浙江人氏的繆良，便是其中的能手。所以，廣東民間文學在乾嘉以前，有民族派的文人替它繁殖；乾嘉以後，又有士大夫階層的人物，替它大吹大擂。於是，一向黯淡無光的廣東民間文學，經過了一個世紀以後，到了民國成立的前夕，已是美不勝

收，輝煌萬丈，